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

二十五



新刊 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七十八

書

上宰相書一

上中書相公書

田諫議



四月二十三日鄉貢進士田錫謹以長書一通獻于相公黃閣之下惶恐震駭不知所裁幸相公容而察之使獲盡其愚衷則可以免僭踰之誅而蒙容怒之惠也夫以賤子貴遭逢實難以言感人聽信亦寔蓋貴賤之際若天壤之相懸言感之間非聰明而弗悟今相公以故貴之重居廊廟之尊功業輝光仁義流布事無微而不燭理無深而不知故在位庶寮與仕進之輩孰不受陶鑄之大惠靡不希顧瞻之餘輝錫是以載微敷叙之辭上觀鈞台之盛昔之王稱睿聖猶詢及芻蕘周公曰聖人亦下禮貧賤而吉問服藍之帶齊相念涉淄之寒路左長謠而晏子動谷門下獻書而姚崇弗罪斯皆相公勲聞之事儒生常叙之

六卷

談固不假形於書簡而後知亦不勞伸於比喻而方見然相公以房杜之策略佐堯舜之事機入造騰於一入出勞神於百機所務者國家大事所患者社稷宏謨動唯乃務之繁靜悅寸陰之暇而自全之士片藝自沽求謁見於黃扉進干祈於重顧求名者不過為希利第在位者不越為異迂若若是者曷能然接踵於門屬藉藉焉取容於左右無宏才大略以裨於未聽無英氣異行以動於禮容所以相君之門非深嚴也由所謁之人非英特也宜其情弗上通而言弗下應焉相君之聽非勿略也由所吐之言無利害也宜其進未速見而退未能已也是以古人知崇重之難接非奇偉之莫伸故有危冠長劍以飾容長揖抗禮以自異錫常研幾於此而取類於彼悅懌自得始終可圖以為凡欲一謁公卿之門一達生平之志胡不觀往古所行之事而于今未兆之機焉敢曲徼異辭聊欲直叙往事昔齊宣志在馳聘而淳于之薦客非賢闔廬志在仇讎而伍員之所言未當



非言未當也其言非蘆廬之志也非客不肖其人非齊宣之意也故徼福者先意而為事事無不合希寵者見幾以設謀謀無不諧觀大易之言則曰幾者事之微也詳春秋之旨則曰需者事之賊焉進與退必以時而謀與斷交相養也今相公知小人在此一書也罪小人亦此一書也雖知言出而罪入固宜偷合苟容與衆人碌碌焉苟方一志意相投寵遇下及則安可違利趨善而貽識者之譏也幸相公英明而察焉望相公仁恕而容焉錫以羈旅之人懷叢勝之藝去國三千里宦游六十載貧賤瑣屑迂儒聞鈍不言而曉言之且數年齒在躬二十有九昔在于蜀同与科場者今皆列丹陛外清貫出奉帝皇之命入居臺省之職而小人猶食人之食衣人之衣因為旅人辱在徒步當明天子在上賢宰相當國仁猶及於草木信尚孚於豚魚安可負六尺之軀懷丈夫之志而終日屑屑不能自奮非知已之罪實自貽之戚也寒賤幽憂之若不足為相公言之希求遭逢之

幸不取於相公伸之言之則襲襲聰明申之則干犯英貴然又何以回特達英果之遇潛進趨變化之機孟子去位卑而言高者罪也今無寸祿之位而吐僭高之言躡生五鼎之尊田光伏劍之節豈獨古人也今幸而為相公言之錫生平所著文約百軸擇其自善者得二十編雖繕寫獻投為舉人事業固不可用為賣名之貨亦不足為希賞之資其實邀相公之知回相公之鑒者在此一書尔昔相公奉使於吳而知吳可取也相公在西掖為侍從之臣旦夕論思而謂蜀可滅也相公在翰林訂謨宥密益親帝交而致吳越王來歸闕下以是知擒吳滅蜀平百越而來四夷豈非相公贊成帝謨而密用良畫哉所以先帝取天下平海內二十年間強不敢掩弱大不敢加小信素來之運鍾於聖朝外平之時歸於今上也今主明而相賢本豐而基固天下安危之柄揔之於主上而持之於相公夫盛事難兼而良時不再且老農有三載之儲猶恍然而自裕良賈獲千金之利尚

怡然而自多矧相公遇太平天子而佐之獲太平之民而理之
豈不以功名輝赫而自裕乎豈不以志意縱橫而自多乎且自
古亂世多而理世少君子寡而小人衆以姚崇之賢而值玄宗
晚年稍溺情於逸樂以裴度之量而遇憲穆之際未致太平今
天子春秋鼎盛好文而稽古天下底定內寧而外安此相公可
意之秋也生民受賜之時也夫制禮於未亂禁邪於未形則君
子明智先見之常道也兵書曰善戰者無赫赫之名蓋制勝於
未形未兆之前也古人云天下有道則守在四夷方今邊鄙無
虞戎夷畏服契丹遣其愛子入朝真奉是相公慎擇邊吏俾務
大躬無使邀功而構怨之秋也邀功則事生事生則怨生是邀
功之人不能布天子之大信於外夷也相公能不介意乎小人
狂愚一至於此春秋不云乎釐不卹其緯而周宗是憂然狂夫
之言聖人擇焉晉魏武惡楊脩之智而殺之千載之後人皆非
之韓信納左車之說百戰之勝人皆美之湯日天下遇夫一能

文三十一

三

勝余舜聞一善沛然而悅苟言利國家則言之者無罪而聞之
者足以自戒相公憐而察之則以為小人方謀仕進苟非設奇
則無以警駭聽聞也若相公鄙而淺之則適足邀撫掌大笑也
相公若以片文知於小人則錫有二十編之文願受知於門下
若以一言知於下走則錫有鄙聞陋見願見采於輿人也若以
憐亡國之餘卹官游之困而賜釣鎔於匹夫則羈旅之人自茲
而振矣昔唐時名輩在科場間亦以設奇取譽如尹樞自放狀
元王璘衣纈之類又若劉禹錫柳宗元之為人皆以大儒之業
當壯年獲志于科第自謂跬步萬里坐邀大位而言無畏忌志
務周儻迨外郎署席未遑暖而衆毀已熾或出刺殺徵而流離
不復或終老散地而詩酒自寬壯圖弗伸晚年方悟非常時弗
用也由銳氣悞物也仕進之件苟能鑒往失而慎將來則安可
不為良相之用乎安可不受良相之知乎揣小人藝能固與往
賢懸邈也然遽以芻蕘之見驟希廟堂之知死罪死罪相公若

以爲適時之機自伸之術慕主冷然求知宰相尹樞自放狀元斯亦覲見相公稍霽威怒而深察焉錫惶恐頓首再拜

上宰相書

同前

八月十五日將仕郎守左拾遺直史館監鹽院賜緋魚袋田錫謹齋沐奉書拜獻相公黃閣之下錫伏有鄙見理合上聞願垂聽察之仁不罪僭踰之過矧宰相識量不可不包容衆人大臣聰明不可不採擇片善今相公佐太平之主理無事之朝四海謐寧方務整肅房杜功名之曄曄良平智略之宏深以於是時不獨稱美然至明或有所未照至聰或有所未聞未喻相公欲聞謹直之言乎未喻相公欲求塵露之益乎儻容下僚輒陳管見不獨衆人之幸諒亦相公之明也錫去歲至自宣城入見旒宸對敷之後聖旨宣付中書旋蒙殊恩授以大著不數日又差充京西北路轉運判官錫固非俊邁之才竊慕清華之職遂拜表乞在館殿異與編脩果面聖主之恩命作諫垣之吏仍兼史職

文七十八

甲

盡契夙心此皆相公施代天利物之功從小人所求之願然拜表之際嘗詣閣門閣門有司未便收接須俟相公台旨又取閣使指插往復審議然後呈進蓋有司稟奉之職理合宜然况臣子重頂之心禮亦可以迓後扈隨聖駕留駐漳川泊捷奏之爰來与追班而入賀數日後因進聖主平戎歌雖尋達於聖聰亦先稟於台旨又今春二月十六日復進請皇帝東封書不敢實封先聞閣使備言已奉台旨有司方敢進呈仍依常規先供一狀稱不敢妄陳利便亦不敢希聖恩榮豈有備位諫垣上書詣閣而如此委曲不便伸陳無乃損相公之明無乃失至公之躰設使言事不合理道以言而悞至尊自有常刑可以加罪不足一一煩相公台聽不勞一一稟相公指蹤錫纒列周行未諳時事若是近朝躰例須至如斯相繼因仍未暇釐革則乞相公申明曠蕩之理采納愚直之言應今後諫官上章不須閣門取狀乃是三公之府棧高洞開自職之儀紀綱斯在錫受相公鈞鑒

之造荷相公特達之恩豈合容易干聞狂簡陳述蓋聞諸道路
稱近日左拾遺胡旦上書希求差遣聖人問難酬詰仍於中書
取狀似煩聖聽有黷宸嚴今來詣閣上書不易輕進可否須覆
相府去留皆系鈞衡也錫既聞斯語實介鄙懷何以示人無私
曰至公裁事酌中爲大辨豈相公佐先帝取吳越事今上平并
汾識度勳庸昭昭如此何煩尋常之見取次于郎廟之尊然緘
默不言實享陶鑄若披伸不密亦擬譏嫌易不亡乎君不密則
失臣蓋謂下言上洩實言者於危疑之地也故識者不獲已而
鉗口焉錫今進雖奉書而退必焚藁幸相公鈞台之鑒恕小人
忠諫之誠惶恐傍徨不知所措伏乞相公熟慮而留念也錫頓
首再拜

謝石太尉書

終南先生

大尉執事遠辱示書問念勤至載窺旨意過飾陋愚衡茅之中
伏讀移尊觀于才賢進退之迹愚智得失之幾已盡於是使補

二十七

五

非草莽之跡超然有振進雲霓之心矣然而自古品冗之士皆
韞聖賢之才夫將使輔直主濟明時也必先委置於山澤貧賤
之間俾憔悴以勤其志耳如傅崱之胥靡磻溪之釣翁卒能康
濟兆民興復王業如放性藏庸下執迷寡通耕食溪山苟逃飢
餓才猷道業一無所長加以疾病汪羸養成疎懶必不能奔走
仕路輝光玉猷式玷所知有累公舉太尉推賢樂善有志成人
屈禮蓬茅問難今古忠主憂國精誠可範勞謙引類諸公罕儔
夙仰聲華今見誠實伏惟順保福履以寧邦家放再拜

上相府萬言書

范文正公

天聖五年月日丁憂人范某謹擇日望拜上書于史館相公集
賢相公參政侍郎參政給事閣下某居親之喪上書言事踰越
典禮取笑天下豈欲動聖賢之知爲身名之計乎某謂居喪越
禮有誅无赦豈足動聖賢之知耶矧親安之時官小祿薄今親
主矣縱使異日授一美衣對一盛饌尚當泣感風樹憂思無窮

豈今几進之下可為身名之計乎不然何急急於言哉蓋聞忠
孝者天下之大本也其孝不逮矣忠可忘乎此所以冒及上書
言國家事不以一心之戚而忘天下之憂庶乎四海生靈長見
太平今聖人當天四賢同德此千百年中三事之秋也然聖賢
之朝豈資下士之補益乎蓋古之聖賢以芻蕘之談而成大業者
多矣豈俟某引而質之况儒者之學非道不談某敢企仰万一
因擬議以言之皆今身行之事其未易行者某所不言也恭惟
相府居自衛之首享方鍾之厚夙興夜寐未始不欲安社稷路
富壽賢先帝之知致今上之美况聖賢存誠以万靈為心以万
物為軀息与天下同其安樂然非思之難致之難矣某竊覽前
書見周漢之興群賢共理使天下為富為壽數百年則當時君
考功可知矣周漢之衰奸雄競起使天下為血為肉數年則當
時致君者罪可知矣李唐之興也如周漢之興其衰也亦周漢焉
自我宋之有天下也經之營之長之育之以至于太平累聖之

功豈不天哉然否極者泰極者否天下之理如循環焉惟聖
人設卦觀象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非知變者其能以乎此聖
人作易之大旨以授於理天下者也豈徒然哉今朝廷久無憂
矣天下久太平矣兵久弗用矣士曾未教矣中外方奢侈矣百
姓及困窮矣朝廷無憂則苦言難入天下久平則倚仗可畏兵
久弗用則武備不堅士曾未教則賢材不充中外奢侈則國用
無度百姓困窮則天下無恩苦言難入則國聽不聰矣俯伏可
畏則奸雄或伺其時矣武備不堅則戎狄或乘其隙矣賢材不
充則名器或假於人矣國用無度則民力已竭矣天下無恩則
邦本不固矣儻相府思變其道与国家盤固基本一旦王道復
行使天下為富為壽數百年由今相府致君之功也儻不思變
其道而但維持歲月一旦亂階復作使天下為血為肉數百年
亦今相府負天下之過也昔曹參守蕭何之規以天下久乱与
人息育而不敢有為者權也今天下久平修理政教制禮作樂

以方微杜漸者道也張華事西晉之危而正人無徒故維持紀綱以延歲月而終不免禍以大亂天下今聖人在上老成在右豈取維持之功而志磐固之道哉其切謂相府報國致君之功正在乎固邦本厚民力重名器備戎狄杜奸雄明國聽也固邦本者在乎奉縣令擇郡守以救民之弊也厚民力者在乎復游散去冗僭阜時之財也重名器者在乎慎選奉敦敦教養使代不乏材也備戎狄者在乎育將材實邊郡使夷不乱華也杜奸雄者在乎朝廷无過生靈无怨以絕亂之階也明國聽者在乎保直臣斥佞人以致君於有道也夫舉縣令擇郡長以救民之弊者何哉其觀今之縣令循例而授多非清識之士衰老者為子孫之計則志在苞苴動皆循己少壯者取州縣之職則政多苟且奉必近名故一邑之間簿書不精吏胥不畏徭役不均刑罰不中民利不作民害不去饑寒不恤遊墮不禁播執不增孝弟不勸以一邑觀之則四方縣政如此者十有七八焉而望王道之

興不亦難乎其來代之書論得失者謂相府有不救其弊之過矣如之何使斯人之徒為民父母以困窮其天下又朝廷又有擇縣令郡長之議而不遂行者蓋思退人以禮不欲動多士之心故務因循而重改作也豈長世之策哉儻更張之際不失推恩又何損於仁乎今約天下令錄自差京朝官外不過千數百員自來郊天之恩解及州縣若天下令錄自大禮以前滿十考者可成貸日替以職官七考以上可滿日循其資俸除錄事參軍則縣令中官邁常常之流可共數百人矣蓋職官錄事參軍不其親民為害亦細此謂退人以禮士豈有怨心哉其間課最可尚論薦頗多俟到銓衡別議疇賞前既善退後當精選其判司簿尉不由薦舉初入令錄之人並可注錄事參軍如無員闕可授大縣簿尉仍賜令錄之俸其曾任令錄有過該恩合入本資者可依初入之例頒此數條入令者鮮然後委清望官於幕職判司簿尉中歷三考以上具理績舉充其川廣福建縣令

可委轉運使等就近於判司簿府中舉移庶從人便若此後諸
處縣令特有諱最可避尚者宜就遷一官更留三載庶其宣政
者可以成俗其僥倖者從朝典如此行之三五年中天下縣政
可澄清矣願相府為天下生靈而行之為國家磐石固本而思之
不以聽芻蕘為嫌而罷之則天下幸甚幸甚其又觀今之郡長
鮮克尺心有尚迎送之勞有貪燕射之逸或急欲富貴之接
或孜孜於子孫之計志不在政功焉及民以獄訟稍簡為政成
以教令不行為坐鎮以移風易俗為虛語以簡賢附勢為知幾
清素之人非緣囑而不薦貪黷之輩非寒素而不糾縱胥徒之
奸克寵風俗之奢僭况國有職制禁民越禮頒行已久莫能舉
按使國家仁不足以及物義不足以禁非官實素淪民則菜色
有血鮮寡則指為近名有抑權豪則目為撥禍苟且之弊積習
成風俾斯人之徒共理天下王道何從而興乎某恐來代之書
論得失者亦謂聖朝有不救其弊之過矣然朝廷以黜陟郡長

為難者官有定制不欲動搖懼其招怨謗而速僥倖尔故知縣
兩任例外同判同判兩任例外知州奈何在下之時飾身修名
激其清譽居上之後士滿才乏愆于素時止能偷安而未至覆
餗故賢愚同等清濁一致此乃朝廷避怨於上移虐於下俟其
自敗民何以堪故鄭莊公伺共叔之自弊而春秋罪焉以其長
惡也易曰履霜堅冰至由辨之否豈辨也此聖人昭昭之訓豈用
於先王而廢於今日者哉近年諸處郡長以贓致罪者數人皆
貫盈之夫又為民患如此之類至終不敗者豈止數人而已乎
雖轉運使提點刑獄職在訪察其如位望相亞怨仇可敵非致
敗露鮮敢諉明宜乎論道之間激揚天下古者天子五載一巡
皇上凝命於今六載矣以軍國重大未可行遠古之道今郊禮
之餘宜宣大慶可於兩制以上密選賢明巡行諸道以興利除
害黜陟幽明舒慘四方豈同常務可命御史嚴諭百僚當出使
之官絕書刺往還之禮仍翌日首途以禁請託苟利天下大躰

之官宜以宣慶為名安遠聽也其諸道知州同判羣者需者貪者虐者輕而無法者墮而無改者皆可奏降以激尸素又四方得以上聞未幸巡狩之禮而遣觀風之使非不典也然後委清望官於朝臣同判中舉諸郡長於朝臣知縣中舉諸同判今後同判之官非顯著効及有殊薦雖或又次止可加恩郡國之符不當輕授其知縣之人入同判者宜如此例如此行之天下郡政其濫鮮矣今一司一務猶或舉官一郡之間生靈數万反可輕授於人乎願相府為天下生靈而行之為國家盤固基本而行之不以聽芻蕘為嫌而罷之天下幸甚其前所謂官有有定制不欲動搖懼其招怨謗而速僥倖者兩宮聖人臨軒命使激揚善惡澄清天下何怨謗之有乎自茲以降非舉不授舉官之責嚴典非輕何僥倖之有乎如所舉之人果成異政則宜旌尚舉主以勸來者聖朝未行此典蓋亦闕矣縣令長既得其才然後復游散去冗借以阜時之財者何哉其謂生者既庶則

作者復眾豈既眾之為累哉蓋古者四民秦漢之下兵及緇黃兵六民矣今又六民之中浮其業者不可勝紀此天下之大蠹也土有不稽古而祿農者有不竭力而饑工多奇器以敗度商多奇貨以亂禁兵多冗而不急緇黃蕩而不制此則六民之浮不可勝紀而皆衣食於農者也如之何物不貴乎如之何農不困乎其謂穀帛之貴由其播斲不增而食取者眾也金銀之貴由其制度不嚴而器用者眾也或謂資四夷之取而使之然則山川之所出與恩信之所給自可較之非其所取知也今議更張之制繁細非一其敢略而陳之夫釋道之書以真常為性以清淨為宗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智者尚難於言而况於民乎君子弗論者非今理天下道也其徒繫穢不可不約今後天下童行可於本貫陳牒必詰其鄉黨若有罪戾或父母在鮮人供養者勿從其請如已受度而父母在別無子孫勿許方游則民之父毋解轉死於溝壑矣斯亦養恤獨助孝弟之風也其京師寺觀

多招四方之人宜給本貫憑由乃許收錄斯亦辨姦細復遊散之要也其天下守觀每建殿塔蠶民之費動踰數万止可元儲勿許創新斯亦与民阜財之端也又古者兵在於民且耕且戰秦漢之下官軍為常貴武勇之精備征伐之急也今諸軍老弱之兵詎堪征伐旋降等級尚費資儲然國家至仁自在存活若詔諸軍年五十已上有資產願還鄉里者一可聽之稍省軍儲復從人欲無所歸者自依舊典此去冗之一也又諸道巡檢所統之卒皆本城役徒殊非武士使之禁暴十不當一而諸州常患兵少日旋招致穀帛之計其耗万億以某觀之自京四嚮千里之間或多寇盜蓋創置巡檢路分頗多而卒伍至羸掩捕无効非要害者宜悉罷之所存之處資以禁軍訓練既精寇盜如取况千里之內抽葑非難又使少歷星霜不至驕惰彼無用之卒可減數万庶使諸郡節於招致此去冗之女也又京畿三輔五百里内民田多隙農功未庸既已開導溝洫復須聖擇今長

使詢訪父老研求利病數年之間力致富庶不破什一之稅絀以百万之余則江淮饑暵庶幾減半挽舟之卒從而省焉此亦去冗之大也至於工之奇器敗先王之度商之奇貨亂國家之禁中外因之侈僭上下得以驕幸宜乎大變澆漓由嚴制度使珠玉寡用穀帛為寶此又去僭豐財之本也今盛明之代何事而不可行乎曩者國家禁泥金之飾久未能絕一旦使命婦不服工人不作于今天下無敢衣者使其餘奢僭皆如泥金之法亦何患不禁乎又播藝之家古皆督責今國家有勸農之名無勸農之實每於春首則移文於郡郡移文於縣縣移文於鄉鄉矯報於郡郡矯報於使利害不察上下相蒙豈朝廷之意乎若縣令郡長一變其人乃可詔書丁寧復游散之流抑工商之侈去士卒之冗勸稼穡之勤以周禮司徒之法約而行之使播者勤者以時度勤者惰者有勸有戒然後致天下富之壽之彼不我富不我壽者豈能革之哉此則厚民力固邦本之道也觀夫

國風之七月小雅之甫田皆以農夫之慶為王化之基豈聖人不思而述者乎故周漢李唐雖有禍亂而能中興者人未厭德作亂者不能革天下之心是邦本之固也六朝五代之亂鮮克中興者人厭其德弔民者有以革天下之心是邦本之不固也然則厚民力匡邦本非舉縣令擇郡長則莫之行焉或謂李擇令長父則乏人亦何道以嗣之某謂用而不擇賢孰進焉擇而不教賢孰繼焉宜乎慎選舉之方則政無虛授敦教育之道則代不乏人今士林之間患不稽古委先王之典宗叔世之文詞多纖穢士惟偷淺言不及道心無存誠暨于入官鮮於致化有出類者豈易得哉中人之流浮沉必矣至于明經之士全暗指歸講議未嘗聞威儀未嘗奉官于民上貽笑不暇責其能政有百一焉詩謂長育人材亦何道也古者庠序列于郡因王 風云適師道不振斯文銷散由聖朝之弗救乎當太平之朝不能教育後何時而教育哉乃於選用之際患其才難亦由不務耕而

求獲矣今春詔禮闈凡脩詞之人許存策論明經之士特與旌別天下之望翕然稱是其間所存策論不聞其誰激勸未明人將安信儻使呈試之日先策論以觀其大要次詩賦以觀其全才以大要定其去留以全才外其等級有講習者別加考試人必強學副其精舉復當深思治本漸隆古道先於都督之郡復其學校之制約周官之法興闕里之俗辟文李掾以專其事敦之以詩書禮樂辨之以文行忠信必有良器蔚為邦材況州縣之用乎夫庠序之興由三代之盛王也豈小道哉孟子謂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一樂也豈偶言哉行可數年士風丕變斯擇材之本致理之基也又李唐之盛常設制科所得大材將相非一使天下奇士學經綸之盛業為邦家之大器亦策之上也先朝偶屬多務暫停此科今可每因貢舉之時申其墜典必有國士繼於唐人豈非邦家之盛選歟勿謂未必得人遂廢其道此皆慎選舉歟 育之道亦何患乏人哉儻國家行此數事若今

刑政之用心則無不成焉前代亂離鯨吞虜豕無卜世卜年之意故斯道久缺反爲不急之務旣在承平之朝當爲長久之道豈如西晉之禍而有何公之嘆者乎願朝廷念祖宗之艱難相所建風化之基本一之日圖之二之日行之不以聽芻蕘爲嫌而罷之則天下幸甚幸甚至于崇公豈澤之士或節義敦篤或文學高古亘崇聘召之禮以厚堯競之風國家近年羔鴈弗降或有考槃之舉不踰助教之命孝廉之士適以爲辱何敦勸之有乎又流外之官澄清未至公之則百姓受弊革之則諸司之人將使群謗不與衆心知勸不若敦仍舊之制加獎善之方自簿尉兩任有奉奏者許入錄事參軍錄事參軍有舉奏者許入職事官或換三班使臣旣有進身之階豈無畏法之志設使流內之人無遷進之望而能盡公者必亦鮮矣今後百司新入之人或采其孰能或出於仕族行蔽必審考試必精避役之人無圖之類嚴革其弊高爲之防旣激其流復澄其源亦何患流外

之究乎某又謂育將材實邊郡使夷不亂華者何哉蓋聞古之善禦戎者將不乏人則師戰而不衄邊不乏廩則城圍而不下狄疑且畏罔敢深入此劉漢所以長也不善禦戎者將在貴臣邊道遠饋故戰之則衄圍之則下狄元疑畏乘虛深入此石晉之所以亡也今兵久不用未必爲福在開元之盛有函谷之敗可龜鑑矣何哉昔之戰者耄然已老今之壯者器而未戰聞名之將往往衰落豈無晚輩未聞邊功此必廟堂之所思也仍聞公邊諸將不謀方略不練士卒結援弭謗固祿求寵一旦急用萬無成功加以邊民未豐邊廩未實下武之際兵寡食足也屯大軍必煩遠饋則中原益困四夷益驕深入之虞未可量也于時廟堂之上雖有臯陶之謀伯益之贊不亦難乎夫天下禍福如人家道成於覆盂敗於疾雷聖朝豈恃其太平而輕其後計正行之際豈曰不明清談之間坐受其弊蓋備之弗預知之弗爲許下之兵日血十萬豈不痛心哉今西北和好誠爲公圖安

必慮危備則無患昔成周之盛王道如砥及觀周禮則大司馬
陣戰之法祭然具存乃知禮樂之朝未嘗廢武今孫吳之書禁
而廢李苟有英傑受亦何疑且秦之焚書也將以愚其生人長
保天下及其敗也陳勝吳廣豈讀書之人哉况前代名將皆洞
達天人嗣續忠孝將門出將史有言焉今將家子弟莫聞韜鈴
無所用心驕奢而已又有武備此能備乎今可於忠孝之門搜
智勇之器堪將材者密授兵略歷試邊任使其識山川之向背
歷星霜之艱難一朝用之不其顛沛十得三四不亡盛乎至于
四海九州必有壯士宜設武卒以收其遺唐郭子儀武卒所得
者也斯可遺乎又臣僚之中素有才識可賜孫吳之書使知文
武之方異日安邊多可指任此皆有將才之道也又必邊知同
精加舉擇特授詔命專謀耕桑三五年間豐其軍廩此則實邊
郡之道也將材既育邊郡既實師戰而不圉城圍而不下狄疑
且畏敢深入乎縱有極動朝廷可高枕矣前代禦戎宜策非一

唐陸贄議緣邊備守之術請置本土之兵勤營田之利古今事
宜相近可約而行也本土之兵者若今之北邊有雲翼招收之
軍更可增致作為奇兵至于營田之利宜常興作而加焉願相
府為國家安危思之五代之亂非遠也為河胡生靈思之景德
之前未艾也今相府勞一夕之思絕百代之恥無使中原見新
羈之馬赤子入無知之俗則天下幸甚幸甚聖人曰微管仲吾
其被髮左衽又曰民到于今受其賜管仲霸臣也而能攘戎狄
保華夏功高當時賜及來代况朝廷之盛德乎其文謂朝廷無
過生靈无怨以絕亂之階者何哉蓋天下奸雄无代无之或窮
為夜舞或起為大盜伺朝廷之過執以為辭幸生靈之怨弔而
稱義不然亦何名而動哉今明盛之朝豈有大過亦宜辨於毫
末杜其堅冰或戚近撓權或土木耗國或祿賞未均或綱紀未
修或任使未平斯亦過之漸也其敢小舉其失以言之國家戚
近之人不可不約除拜之際宜量其才非曰惜恩懼平致寇若

力小任重則撓權亂法增朝廷之過啓奸雄之志易曰小人而
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所謂盜者其奸雄之謂乎今道路傳
聞或緇黃之流或術藝之輩結託親近邀求進貢或受恩賜或
與官爵此撓權之漸也可不畏乎夫賞罰者天下之衡鑑也衡
鑑一私則天下之輕重妍醜從而亂焉此先王之所慎也又土木
工興又爲太蠹或謂一木之費出於內帑無傷財害民之弊故
爲之而弗戒也某謂內帑之物出於生靈太祖皇帝以來深思
遠慮聚之積之爲軍國急難之備非詭神佞佛之資也國家祈
天永命之道豈在茲乎如洞真壽寧之宮以延燎之災一夕逮
盡豈非天意警在帝心示土木之所崇非神靈之所據也安可
取民人膏血之利輟軍國急難之備奉有爲之惑與无狀之福
豈不誤哉一旦有倉卒之憂須給賞之資雖欲重困生靈暴加
率斂其可及乎此耗國之大也可不戒哉儻謂內藏盡盈用不
可竭則日者黃河之役使數十州之人極力負糈奔走道路豈

惜府庫之餘而不用之耶故土木之妖宜其悉罷豈相府之不
言乎兩宮之不聽乎又文武百官之祿取兵荒五代之制或職
輕祿重或職重祿輕重輕之間奔競者至大其之世猶患不均
豈聖朝之意乎所宜損之益之以建其極又今三司之官差除
頗異祿賜弗輕何知弊而不言多養望以自進天下金穀決于
群胥培克無厭取怨四海使先帝寬財之命弗逮于民和氣屢
傷豐年貢遇曾不謂之過乎蓋由三司之官不制考限不責課
最朝受此職久求他官直去假塗相與匿禍天下受弊職此之
由豈聖朝之意乎宜其別制考課重議賞罰激朝端之俊傑收
天下之疲瘵其庶幾乎又古之勲人賞延于世今則每奉大慶
必行此典自兩省以上奏薦子弟並爲京兩此於庶僚亦既優
矣而持每歲聖節各序子孫謂之賞延贖亂以甚先王名器私
假夫人曾不謂之過乎非君危臣僭之朝何其姑息之如是耶
遂使僭僭序之人罷于仕路曾未稽古使以司民國家患之屢有

釐革其下而不革其上節於彼而不節於此天下豈以為然哉
我相府豈惜一孺之恩不為百辟之表率乎之遠惡之官多在寒
族權貴之子鮮離上國周旋百司之務備味四方之事况百司
者朝廷之綱紀風教之戶墮咸在童孺曾無激揚使寺省之規
剝床而足公卿之嗣懷安敗名未嘗試難何以致遠非獨招縉
紳之議實亦玷鈞衡之公此則祿賞未均任使未平綱紀未修
之類也斯弊以久何可極乎惟我相府能革其弊能變其極而
天下化成不為難矣晉趙王倫石勒之徒心窺天子口責丞相
豈非莽雄之人伺朝廷之過乎又今父安之民不經塗炭勞則
易怨擾則易驚猛將謀臣威信未著况邊民尚困邊廬尚之苟
有搖動饋運所難武備未堅狄志可騁既撓之以征戰加之飢
饉生靈窮賈莽雄奮迅鼓舞群小血視千里此五代之鑒昭昭
焉非止方冊之有云抑亦耳目之可接也我 大祖皇帝亦嘗
有事四方勞於饋運而生靈不敢怨莽雄不敢動者何哉一則

餘民久在塗炭乍覩明盛如子得母縱有勞役未甚嘗襲昔此生
靈所以不敢怨也又當乘天開之運震神武之威征伐四方動
如山壓况躬擐甲冑備嘗艱難猛如雲謀臣如雨此莽雄所
不敢動也所謂彼一時此一時尔人 明廷豈謂當時之易而不
慮今時之難乎又謂保直臣斥佞人以進君於有道者何哉有
若人之未病則苦口之藥鮮進焉國之未危則逆耳之言鮮用
焉故佞人易進直臣易退其致君於有道也難哉及其既病也
藥必錯雜而進故鮮效焉及其既危也言必錯雜而用故鮮功
焉蓋佞人在矣直臣遠矣其悔之也難哉今朝廷久安苦言而
不用者勢使之然矣天深戒而不變者禍可畏矣伏聞京師去
歲大水今之大疫四方聞之莫不大憂此天之有以戒也豈徒
然乎而京師之災甚於四方何哉蓋京師者政教之所出者相
之所居也禍未盈而天未絕故鑿戒焉不獨恐懼其心必使修
省其政國家之德尚可隆天下之道尚可行也儻弗懼于心弗

修于政漸盈于禍漸絕于夫則國家四海將如何哉或謂國家之災由歷數之定非政教之出若如所論則夏禹九疇之書果妖言耶豈欲弃而焚之乎苟天下有善則歸諸己天下有禍則歸諸天豈聖朝之用心願黜術士之言奉先王之訓必不謬矣必無過矣於保直臣佞人則兩宮二省之心如日星焉孰可蔽其明乎縱有行偽而堅言偽而辨試於行事人焉度哉往日不極言而今極言者學陋之人思慮未精又親安之時尚懼天祿不幸親今亡矣朝廷或怒之自頂至踵惟恐也又何憂乎僅相府思變其道與國家作長久之計固其基本一旦王道復行使天下為富為壽數百年則福在國家功在相府得與天下生靈長見太平幸甚幸甚切以五代以來諸侯暴酷視民如芥生殺由之皇朝龍興典章一寬 真宗皇帝至仁如天盡心于此內則奉執法之吏外則劓按刑之司徒流之問无敢差者若今於教化之道復如刑名之用心亦何患不至乎今縉紳之間多

議按刑之司無益於外亦思之未深耳如得其人糾察四方絕斯民之冤愾先民之志豈无益乎得人而已不可謂川之既平可壞其方也今五刑既清王道可行此天下之士人為相府惜其時也或曰天下之事猶指諸掌豈相府弗克行乎亦在兩宮之意尔謂人主在上或喜或怒生殺或好或惡邪正則諫爭之際為臣不易也若乃修四方之政教正百司之綱紀澄清風俗相府之職也豈必兩宮之意乎儻相府疑某之言謂欲矯聖賢之知為身名之計豈不能終喪之後為歌為頌潤色盛德以順美於時亦何必居喪上書踰越典禮進逆耳之說求終身之弃而自置於貧賤之地乎蓋所謂不敢以一心之戚而忘天下之憂是不為身名之計明矣觀前代國家當其安也士人上言論興之道非聖主賢相則百不一采及其往也則後之史臣收于簡策為來代之鑒今日之言願相府采其二為國家天下之益不願後之史臣收于簡策為來代之鑒狂斐之人誅放准命以

堂深嚴獄不得上乃敢相問之下各致此書無有二達於輿臣
于犯公嚴下情無在惶恐激切之至不以其死罪遂然再拜

新刊 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之二十八

新刊 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七十九
書

上宰相書二

投時相書

六一居士

某不佞疲軟不能強筋骨與工人田夫坐市區服畎畝爲力役之勞獨好取古書文字考尋前世以來聖賢君子之所爲與古之車旗服器名色等數以求國家之治賢愚之任至其炳然而精者時亦穿蠹盜取飾爲文辭以自欣喜然其爲道闊深肆大非愚且迂所能究及用功益精力益不足其勞反甚於市區畎畝而其所獲較之誠有不及焉豈勞力而役業者成功易勤心而爲道者至之難歟欲悔其所難而反就其易則復慙聖人爲山一簣止焉之言不敢叛弃故退失其小人之事進不及君子之文茫然其心罔識所嚮若弃車川游漫於中流不知攸濟回視陸者顧瞻惶惶然復思之人之有材能抱道德懷智慮而可

文粹卷七十九

一

自隸於世者雖聖與賢未嘗不無不幸焉禹之偏枯卻克之跋扈明之盲有不幸其身者矣抱關擊柝恓惶奔走孟子之戰國揚雄之新室有不幸其時者矣少焉而材孝焉而不回賈誼之毀仲尼之禁錮雖有其時有不幸其偶者矣今以六尺可用之軀生太平有道之世無進身毀罪之懼是其身時偶三者皆幸於古人之所有者獨不至焉豈天之所予不兩足歟亦勉之未繇欤伏惟明公履道懷正以相天下上以承天子社稷之大計下以理公卿百職之宜賢者任之以能不賢者任之以力曰士大夫下至於工商賤技皆適其分而收其長如脩之愚既不足任之能亦不堪以力徒以常有志於孝也今幸以文字試於有司因自顧其身時偶三者之幸也不能默然以自羞謹以雜業雜文五軸贄闔人以俟進退之命焉

上杜相公書

同前

脩惶恐頓首三兩日不審尊軀動止何以某被催赴任不得躬

造門下豈勝戀戀之誠保州叛卒心欲招之而外不退兵雖使忠臣孝子不免疑惑今又聞有築城之請雖知朝廷不以爲是而便宜之旨已下軍前方一事盡如城之謬遂不請而便宜從事脫有敗誤則一方之事系天下安危伏惟聰明何以裁處其才等力劣不足以倍急緩之用若止於調發輸餉此俗吏之所能也故自請願與田李共議兵事至今寢而不報內竊自度不能報誠宜然朝廷既已力排言事者而託以用才於外今反疑之而不任以事何以解言者之惑哉此某之不可諭也秋暑尚繁伏惟爲國自重

代上呂相公求見書

同前

某聞古堯舜禹之爲君也有皋夔稷契者之徒爲其臣而湯之王也亦有仲虺伊尹者周之興也有周公召公其後興也有方叔邵虎山甫之徒下而至漢其初也功臣尤多稱善相者曰蕭曹其後曰丙魏唐之始則房杜既而曰姚宋者是皆能以功德

文七十九

二

佐其君而卓然能以名出衆而見於世者莫盛乎漢與唐其興也必有賢哲之臣出其際而能使其君之功業名譽赫然光顯於万世而不泯故每一讀其書考其事量其功而想乎其人可得而識也夫其人已亡其事已久去數千百歲之後徒得其書而一讀之猶灼然如在人耳目之際使人希慕稱述之不暇况得身於其時親見其所爲而一識其人則雖奔走俯伏從妾國執鞭扑猶爲幸欤某嘗誦於此而私自爲恨者有日矣國家之興也七十有五年矣禮樂文章可謂太平而傑然稱王公大人於世者往往而出凡士得身出於斯時宜爲幸矣又何必忽近以慕遠違目而信耳且安知後之望今不若今之望昔者邪然其實者若不幸者其生也少賤而愚賤則不接乎朝廷之聞愚故不能與於事則雖有王公大人者並出而欲一往識之乃無一事可因而進焉噫古之君子在上不幸而不得出其間今之君子在上幸而親見矣又以愚賤見隔而莫可望焉是真可悶

歎也矣然獨念昔者有聞於先君大夫似有可以藉而為說以
干進於左右者試一陳之先君之生也好學勤力以孤直不自
進於時其晚也始登朝廷享榮祿使終不困其志而少伸者蓋
實出於君子之門則相公之於楊氏不為無恩矣某不肖不能
光大先君之世而又苟欲藉之以有請於閭人誠宜獲罪於下
執事者矣然而不詢於長者不謀於耆龜而妄用是以自進者
蓋莫万一得償其素所願焉雖及門而獲罪不猶愈於望古而
自恨者邪言在計愚伏惟聰明幸賜察焉

與吳充丞相書

司馬溫公

某啓某愚戇迂僻自知於世無所堪可以是以退伏散地苟竊微
祿以庇身保家而已近聞道路之人自京師來者多云相公時
語及姓名或云亦嘗有所薦引未知虛實某自居洛以來仕官
之心久已杜絕在少壯之時猶不如人况年垂六十鬢髮皓然
視昏聽重齒落七八精神衰耗豈復容有干進之心但以從游

文二二九

三

之夕今日特蒙齒記感荷知己之恩終身豈敢忘哉顧惟相公
富貴顯榮豐備已極某疎冗之人無一物可以為報唯忠信之
言庶幾仰疇盛德之万一耳伏惟明主歷選用行登用人傑以
毗元化以某不敢忘知己之心知相公必不輕孤於明主也竊
見國家自行新法已來中外恟恟人無愚智咸知其非州縣之
吏困於煩苛以夜繼晷棄置實務崇飾空文以刻急為能以欺
誣為才閭閻之民迫於誅斂人無貧富咸失作業愁怨流離轉
死溝壑聚為盜日夜引領冀朝廷之寬悟弊法之變更凡幾年
于茲矣相公聰明豈得不聞之邪今府庫之實耗費殆竭倉廩之
儲僅支數月民間貲產朝不謀夕而用度日廣倍斂日急河北
京東淮南蓬蠭起之盜攻剽城邑殺掠官吏官軍已不能制矣若
不幸復有方二三千之水旱霜蝗所在如是其為憂患豈可
勝諱哉此安得謂之細事保其必死而恬然不以為意乎賈誼
當漢文之世以為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因謂

之安若當今日必謂之火已然而安寢自若者也昔周公勤勞王家坐以待旦政胡連宅羽敝口瘠終能為周家成太平之業立八百之祚身為太師名補無窮子孫裔有龜蒙與周外降王夷甫位居宰輔不思經國專欲自全置二弟於方鎮以為三窟及晉室阽危身亦不免然則聖賢之心豈皆忘身徇物不自為謀哉蓋以國家興隆則身未有不預其福者也顧衆人之識近而聖賢之慮遠耳如相公之用心固周公之用心也今若法弊而不更民疲而不恤方一鼠竊不多逢蠶蠶有毒則寤恐廟堂之位亦未易安居雖復委遠機柄均逸外藩固非息肩之處乃至投簪解紱嘯傲東山亦非高枕之地也然則相公今日救天下之急保國家之安更無所與讓矣救急保安之道苟不罷青苗免役保甲市易之法息征伐之謀而欲求其成効是猶惡湯之沸而益薪鼓橐欲適鄢郢而北轅疾駟也所求必不果矣欲去此五者而不先別利害以寤人主之心則五者不可得而去矣

文三一九

四

欲寤人主之心而不先開言路則人主之心不可得而寤矣所謂開言路者非如曷時徒下詔書使臣民言得失既而所言當者一無所施行又取其稍訐直者隨而罪之此乃塞言路非開之也為今之要在於輔佐之臣朝夕啟沃唯以親忠直納諫聖賢聰明去壅蔽為先務如是則政令之得失下民之疾苦粲然無所隱矣以聖王睿明之資有賢相公忠之助使讜言日進下情上通至治可指期而致况弊法何難去哉夫難得而易失者時也今病雖已深猶未至膏肓苟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尚自返掌之易失今不洽遂為痼疾雖那魏姚宋之佐將未如之何必有懲臍之悔矣相公讀書從仕位至首相展志行道正在此時苟志無所屈道無所失其合則利澤施於四海其不合則令名高於千古文夫立身事君始終如此亦可以為無負矣某切於報德貪盡區區不覺辭多某惶恐再拜

上相府書

臨川先生

某聞古者極治之時君臣盡道以業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
預其澤者爲之焦然恥而憂之警聾侏儒亦各得以其材食之
有司其誠心之所化至於牛羊之賤牧不忍不仁於草木今行
葦之詩是也况於所得士大夫也哉此其所以上下輯睦而稱
極治之時也伏惟閣下方以古之道治天下而某之不肖幸以
此時竊官於朝受命佐州宜竭罷駑之力畢思慮治百姓以副
吾君吾相於建官任材休息元元之意不宜以私恩上而自近
於不敏之誅抑其勢有可言而亦閣下之所宜憐者某少失先
人今大母春秋高宜就養於家之日久矣徒以內外數十口無
田園以託一日之命而取食不腆之祿以至於今不能也今去
而野處念自廢於苟賤不廉之地然後有以共裘葛具魚菽而
免於事親之憂則恐內傷先人之明而外以累君子養完人材
之德濡忍以不去又義之所不出也故輒上書闕下願濱先人
之丘冢自託於筦庫以終犬馬之養焉伏惟閣下觀古之所以

之辨二二九

五

材警聾侏儒之道覽行葦之仁憐士有好脩之意者不窮之於
無所據以傷其操使老者得養而養者雖愚善能無報盛德於
以廣仁孝之政而曲成士大夫爲子孫之誼是亦君子不亦宜
已者也躡冒威尊不任皇恐之至

上富丞相書

司前

某以閣下在相位時獨蒙拔擢在常人之情固以歸德於左右
然某以謂大君子以至公佐天子進天下士而某適以不肖誤
在選中閣下非故爲賜也則某宜不知所得矣及以不孝得罪
天地扶喪南歸閣下以上宰之重親屈手筆拊循慰勉過於朝
夕出入牆屏之人又加賜物以助其喪祭然後慨然有感聚於
私心而雖在攀號摧割之中不能以須臾忘也近聞以旌纛出
撫近鎮而尚以衰麻故不得參問動止卷卷之清何可以勝日
月不處旣除喪矣而繼以疾病又念心之曲折造次不足以自
達故曠日引久而闕然不即叙感實莫覓大仁明有以容而祭

之而已伏惟閣下以盛德偉譽豐功茂列為天下所仰往而又忠言讜議終始如一此志義之士所以尤勤勤於祝頌也伏惟幹道為國自重以答輿人之心幸甚

上晏相公書

韓南陽公

某鄙朴果於自守從士大夫游無多人至於公鄉近臣見其面者蓋少矣而被其知者又加少焉伏惟相公道德猷為朝之耆碩儒雅風度士之儀表以某之愚且賤其於仰高而希遠蓋不可以尋尺步跬按也閣下乃親撫而納之霽其威嚴使其言之盡也簡其禮節使其躡之舒也而又登之研席接之樽俎從容愉怡凡丞相之所以臨下吏者一皆略焉至於聆論議之淵源窺文章之雄奧愜心淪肌蒙益而不自知者又非言之所及已故某之留府下累旬而忘其歸既歸而其行遲遲也誠感閣下絕俗之遇而樂以道之相與也系官中都不得常侍左右不勝區區瞻望之切

文二十九

六

上富丞相書

老泉先生

相公閣下往年天子震怒出逐宰相選用舊臣堪付屬以天下者使在相府與天下更始而閣下之位實在第三方是之時天下咸喜相慶以為閣下惟不為宰相也故默默在此方今困而後起起而復為宰相而又適值乎此時也不為而何為且吾之意待之如此其厚也不為而何以副吾望故咸曰後有下令而異於他日者必吾富公也朝夕而待之跂首而望之望望然而不獲見也戚戚然而疑嗚呼其弗獲聞也必其遠也進而及於京師亦無聞焉不敢以疑猶曰天下之人如此眾也數十年之間如此其變也皆曰賢人焉或曰彼其中則有說也而天下之人則未始見也然而不能無憂蓋古之君子愛其人也則憂其无成且嘗聞之古之君子相是君也與是人也皆立於朝則使吾皆知其為人皆善者也而後無憂且一人之身而欲擅天下之事雖且信於當世而同列之人一言而疑之則事不可以成今

夫政出於他人而不懼事不出於己而不忘是二者惟善人爲能然猶欲得其心焉若天衆人政出於他人而懼其害已事不出於己而忘其成功是以有不平之心生夫或居於吾前或立於吾後而皆有不平之心焉則身危故君子之處於其間也不使之不平於我也周公立於明堂以聽天下而召公惑何者天下固惑乎大者也召公猶未能信乎吾之此心也周公定天下誅管蔡告召公以其志以安其身以及於成王故凡安其身者以安乎周也召公之於周公管蔡之於周公是二者亦皆有不平之心焉以爲周之天下公將遂取之也周公誅其不平而不可告語者告其可以告語者而和其不平之心然則非其必不可以告語者則君子未始不欲和其心天下之人從仕而至於卿大夫宰相集處其上相之所爲何慮而不成不能忍其區區之小忠以成其不平之釁則害其大事是以君子忍其小忠以容其小過而杜其不平之心然後當大事一聽命焉且吾之小

忠不足以易吾之大事也故寧小容焉使無蕪芥於其間古之君子與賢者並居而同樂故其責之也詳不幸而與不賢者偶不圖其大而治其細則闊遠於事情而無益於當世故天下無事而後可與爭此不然則否昔者諸呂用事陳平憂懼計無所出陸賈入見說之使交歡周勃陳平用其策卒得絳侯北軍之助以滅諸呂夫絳侯木強之人也非陳平致之而誰也故賢人者致不賢者非夫不賢者之能致賢者也曩者陛下即位之初寇萊公爲相惟其側有小人不能誅又不能與之無怨故終以斥去及范文正公在相府又欲以歲月盡治天下事失於急與不忍小忠故羣小人亦急逐之一去遂不復用以及其身伏惟閣下以不世出之才立於天子之下百官之上此其深謀遠慮必有所處而天下之人猶未獲見洵西蜀之人也竊有志於今世願一見於堂上伏惟閣下深思之無忽

昭文相公執事天下之事制之在始始不可制制之在末是以君子慎始而無後憂救之於其末而其始不為無謀失諸其始而邀諸其終而天下無遺事是故古者之制其始也有百年之前而為之者也蓋周公營乎東周數百年而待乎平王之東遷也然及其收天下之事而責其賢不肖之分則未嘗於其始焉而制其極蓋常舉之於諸侯考之於太孝引之於射宮而試之弓矢如此其備矣然而管叔蔡叔文王之子而武王周公之弟也生而與之居處習知其性之所好惡與夫居之於太孝而習之於射宮者宜愈詳矣然其不肖之實卒未見於此時及其出為諸侯監國臨大事而不克自定然後敗露以見其不肖之才且夫張弓而射之一不失容此不肖者或能焉而聖人豈以為此足以盡人之才蓋將為此名以收天下之士而後觀其臨事而黜其不肖故曰始不可制制之在末於此有人求金於沙歛而揚之惟其揚之也精是以責金於揚而歛則無擇焉不然金

久七十九

馬沙礫皆不錄而已矣故欲求盡天下之賢俊莫若略其始欲求真實於天下之官莫若精其終今者天下之官自相府而至於一縣之丞尉其為數實不可勝計然而大數已定餘吏溢于官籍大臣建議減任子削進士以求便天下竊觀古者之制略於始而精於終使賢者易進而不肖者易犯夫易犯故易退易進故賢者衆衆賢進而不肖者易退夫何患官冗今也艱之於其始竊恐夫賢者之難進與夫不肖者之無以異也方今進退天下士大夫之權內則御史外則轉運而夫夫之間繁然而無過可任以為吏者其實無幾且相公何不以意推之往年吳中復在捷為一月而鼓二吏中復去職而吏之以罪免者曠歲無有也雖然此特洵之所見耳天下之大則又可知矣國家法令甚嚴洵從蜀來見凡吏商者皆不征非追胥調發皆得沒天子之夫是以知天下之吏犯法者甚衆從其犯而黜之十年之後將分職之不給此其權在御史轉運而御史轉運之權實在相

公顧甚易為也今四方之士會於京師口語籍籍莫不為此然皆莫肯一言於其上誠以為近於私也洵西蜀之人方不見用於當世辛又不復以科舉為意是以肆言於其間而可以庶嫌伏惟相公慨然有憂天下之心征伐四國以安天子毅然立朝以威制天下名著功遂文武並濟此其享功業之重而居富貴之極於其平生之所望無復謙然者惟其獲天下之多士而与之皆樂乎此可以復動其志故遂以此告其左右惟相公亮之

上韓丞相書

同前

洵年老無聊家產破壞欲從相公乞一官職非敢望如朝廷所以待賢後使之志得道行者但先勝於今粗可以養生遺老者耳去歲蒙朝廷授洵試校書郎洵亦非敢少之也使朝廷過聽而洵僥倖不過得一京官終不能如漢唐之際所以待處士者則京官之與試銜又何足分多少於其間而必為彼不為此邪

文七十九

九

然其所以區區無厭復有求於相公者實以家貧無貲得六七千錢誠不足以贍養又况忍窮耐老望而未可得邪凡人為官稍可以紓意快志者至京朝官始有其騷騷耳自此已下者皆勞筋苦骨摧折精神為人所役使去僕隸無幾也然天下之七所以求之如不及得之而喜者彼誠少年將有所忍於此以待至於紓意快志者也若洵者計其年豈足以有待邪今且守選數年然後得窺尚書省門又待闕歲餘而到任幸而得免於負祀廢放又守選又待闕如此十四五年謹守以滿七八考又幸而有幸主五六人然後敢望於改官當此之時洵蓋七十矣譬如豫章橘柚非老人所種也洵久為布衣無官長拘轄自覓筋骨踈強不堪為州縣趨走拜伏小吏相公若別除一官而幸與之願得盡力就使無補亦必不至於恣睢漫漶以傷害王民也今朝廷糊名以取人保任以得官苟應格者雖屠沽不得不予何者雖欲愛惜而無由也今洵幸為諸公所知似不甚淺而相

公尤爲有意至於一官則反覆遲疑不決者累歲嗟夫豈天下之官以洵故冗邪洵少時自處不甚卑以爲遇時得仕當不因莽及長知取仕之難遂絕意於功名而自託於學術實亦有裨而足恃自去歲以來始復讀易作易傳百餘篇此書若成則自有易以來未始有也今也亦不甚戀戀於一官如必無可推致之理亦幸明告之無使其首鼠不決欲去而遲遲也世人施恩則望報苟有以相博則叩之也易今洵已潦倒有二子又皆抗拙如洵相公豈能施此不報之恩邪相公往時爲洵言欲爲歐陽公言子者數矣而見輒忘之以爲怪洵誠懼其或有意欲收之也而復忘之故忍耻而一言不宣洵再拜

文

十

新刊 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八十
書

上宰相書三

上張唐公書

孫學士 巨源

久矣哉道無所用於世也古之君子不得行其道必見於言是道失而為言也言又失也而苟治豈句玩習奇詞辨於無用察於不急是豈不重乎言而有可用猶不若道行於身言而無所用曷若不出諸口見飢者而語太牢焉豈若待一羹羹哉見病者不藥之而曰吾未得藥也越人也其眩於名而不察其實人不欲學御龍而學御馬者多所用也信往而乖於今道古而不合於世是鄙儒也鄙儒者曷足與議國家哉若其愚材不足以適時智不足以達變文不足以大耀勇不足以自奮而忽起躁動願當料試豈敢自同於前人哉亦其誠心竊嘗觀古之治亂之際國家得失之迹王事之躰俗化之變日夜思之至熟也當

卷八十

其慮來雖足跌坎窞頭抵植木而不自知也身處卑賤無路以自達獨抱危慮孤立群衆間不圖侍臣過賜薦寵口與心計將何報副吾君所以詳延之意哉今也持其所言白進於門下凡五十篇皆當世之要務國家之所急欲施設者也心小而書大言近而躰遠雖未足盡用宜略有可行者高談唐虞其則不暇若乃連章累句道說上去獵枯簡守空言援譬用類摘撫詩書則其也嘗誦數十方言矣而不以見于篇簡者是亦急所用也或曰子之奏讀詞義太勁挺抑抗非所以求合於時也其應之曰固也朝廷之開設科試而招來天下之士者而固欲得其言而措之於事也豈徒使頌贊功德浮稱溢美哉彼頌贊功德者儒林博士之職非天子所以待直言之士也夫設科本指也進使上對退觸聞罷唯其時之所遇者而已

謝張太保撰先人墓碣書

東坡先生

秋蒙再示先人墓表特載辨茲一篇恭覽涕泗不知所云竊惟

先人早歲汨沒晚乃有聞雖當時學者知師尊之然於其言
文章猶不能盡而況其中之不可形者乎所謂知之盡而信其
然者舉世惟公一人雖若不幸然知我者希正老氏之所貴辨
姦之始作也自軾與舍弟皆有嗜其其矣之諫不論他人獨明
公一見以為與我意合公固已謂之先朝軾之史冊今雖容有
不知後世決不可沒而先人之言非公表而出之則人未必信
信不信何足深計然使斯人用區區小數以欺天下天下莫覓
莫知恐後世必有秦無人之歎此墓表之所以作而軾之所以
流涕再拜而謝也黃叔度澹然無作郭林宗一言至今以為顏
子林宗於人材小大畢取所賢非一人而叔度之賢無一見於
外者而後世猶信徒以林宗之重也今公之重不減林宗所賢
惟先人而其心迹粗若可見其信於後世必矣多言何足為謝
聊跋一二

上王荆公書

西塘先生

文六

二

俠惶恐百拜上啓更館相公先生仲冬凝寒伏惟鈞候動止万
福俠於眠食相望盛德中忽前日一得拜塵馬首瞻望光采伏
蒙先生存問撫恤惻然之誠達於顏面蓋進而欣欣退而怏怏
以自尤恨者數日不釋以浮光不遠千里而來以為日得侍立
先生几杖之下問疑辨惑庶幾於古人道幸有以到其二耳
今則如此非命而何日惟力輔大政取頽綱漏目於其已敗壞
而振起之盛大之業與日月相為照耀矣哉俠無助於門下者
也而門高園擊不許出入是以先生之耳無俠之言先生之庭
無俠之迹獨不以此為懼罪於門下者以先生所以遇俠之厚
不在於此也他人之幸於先生者文章辭語進退奉蹈之間故
其為功易而取效速俠所欲幸者李先生之所難幸非文章辭
語進退奉蹈所可到者既不自量其力又不得親炙於前是以
久而未獲勞而無功夫先生之文章辭語進退奉蹈皆先生所
自裁抑而用中於民者豈有異於人哉此其人人所可得見而

易學以求合者乃若先生所以異於人者不過若黍米大而圓
明瑩衛上可以通高天下可以達厚地而旁無四方此人人所
不可見而難求以合者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
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子貢所見於孔子者如此已爲
不可得而聞况於行之台於性与道求之於黍米又不可得而
著是以窮高極深綿亘四方以廣大也是豈夫趨利亡義乘勢
爭便其心不得以少息之人所可得而享哉今先生當大任秉
大政天下之事惟所奉天下之才惟所任若器之方圓無不適
其用所以總統綱目若所謂提挈其事者察訪其事者鈐轄某
事者皆君相所寄耳目腹心於是人者先生亦以其不可易見
而苟合者求其人無以其文章辭語進退奉蹈之苟与我同者
便以爲其人真与我同一付之權任雖先生之子弟不得一言
以間其毫髮誠見於先生不能無誤也俠每見朝廷奉一令新
一事未嘗不与三代堯舜同其仁凡命令之初下士民稍有識

者莫不欣驩鼓舞以爲真得利民之術而太平可坐致也及行
之未幾往往敗壞民吏厭苦至於顰眉蹙額而後道良以貪繆
之人急功而要利督促以成就而不念民之休戚勢之緩急可
否使君相雖有利民拯物之心与夫至美至善之法不可以久
行豈其苟幸以求合於先生者其事系於面目聲音笑白之間
其心乃無廉恥暴戾而貪忍曾不若禽獸者先生亦不得而尽
知也耶俠請試爲先生言夫法之至美至善而貪繆之人所以敗
之者先生不必目自見而後可以盡知其不爲便且如青苗一
事是法之美而善之至者也始某於浮光爲見朝廷議行其事
固嘗与民吏士大夫辨其爲利矣其稍有知識者亦莫不与某
訂議而稱善及行之暮年則可厭矣何哉青苗之法本以民之
窮乏常以新陳不接之際每倍其息以貸於人故官爲出常平
錢以貸之而只取二分之息所以抑兼并而蘇貧乏莫善於此
然民之闕乏而至於借貸於人者天下固常平矣而稍稍溫煖

能儉尅勤苦以自足而無所取貸於人者亦常半吾之心果在利民非有取其利於民皆聽其自來而与之法不曰召人情願請耳及貪暴之吏急於散而取賞則曰某縣為民若干散必若干不然者劾奏而令佐亟於承命以求知於其上又巧以強与若某鄉某里某人不請則旬月之下必有他禍者且不可解及其催納之際亦莫不然則盡一州一縣之民無有不請青苗者是曩之果皆貧無非借貸而能自足者也是法雖聽其情願其實強而与之者常半至於收成之際又不稍緩其期穀米未及乾促之已急而賤糶於市則曩之利十今不售其五六質錢於坊郭則莫之与甚者至於無衣褐之可質是法所以蘇貧乏而反困之抑兼并而反助之矣夫如是宜其無知者便謂青苗為不善不知貪暴之吏壞之也至於免役一事比之青苗又其善者國家以民之勞於從事而破壞質產以陪備公上且無分限故每歲令出免役錢比之舊所費百不及一官以其所入為雇

游手之民以充役而游惰之民又得食其力於公上謂此法為不美是天下無良法矣某始見此法欲行因以其比之青苗為最善今聞貪暴之吏校民之產有數其掾之多少而量其長短計其牛羊犬馬雞豚狗彘鐵爐茶坊獸置魚筍食器器具莫不估價出錢以助役使不知朝廷以收到免役錢除每歲雇募工役調給官負得替赴任人工及津置綱運外其錢更欲作何支用而取之如此其細且悉周且盡略無矜哀惻怛之心以及夫無衣褐饘粥者是又貪縲之吏壞之之驗也凡此皆俠所目見耳聞君相所不得而見聞者姑容其如此若聖君冕旒之下先生聰明之前亦有如此者豈有簪簡滿目使無一人是忠義之士略不以聞左右哉誠以先生所以信任者既以為其人實与我同則彼推赤誠如血其言必不見聽且如府司免行錢是與免役錢不異其善如是以俠之愚以為朝廷知其善而幸之以利民為心則宜較其所費之多少令舊行之最豪大者不過出

每歲陪費之半已見大濟而令其舊行之貧弱者一例免放可矣必不得已而使之出錢宜亦欣然聞命今者令細民並相糾告不以舊書係行籍但持一物而賣於市者莫不出免行錢至於麻鞋頭鬚茶坊小鋪皆朝夕營營以急外米束柴而不賒者今無不勒出錢以為免行則彼舊非在行何免之有何以為寬民之力哉又如門司商稅院舉用倉法取商人舊來行用之半以給公人食料等錢及公用事雖至小其於通利商旅往來為美利固不細公人輩既用倉法不得乞覓安有不收之稅使以為此法既行為上之人便當覓察諸門及在務苛細不務寬大底事今乃使公人輩多方搜索內外嗟厭得提率市易務司劄子令不得非理解拆客人車仗三司薛公懲誠其一二方稍敢歛四方商旅士民出入者靡不欣快而歌道之又譬畫一貫以下稅錢不以為是何名色盡令在門收稅五七月間徒見稅額增羨豈意前者以增羨獲賞後者更加嚴峻日務增一日月務增

一月入務增一人至於剝削根究唯務盡稅則前日之事無復存而法又將可厭而壞矣且如倉法立條只為饒潤客旅耳法未可行時諸門入務之物皆役大商其人自不以此少稅錢冒犯公法准小商及火下在明處重之物十或饒其三四亦有以價輕稅重不得不饒者實所以寬夫天民之窮餓以宣散君相之仁而使之知君相所以道其等於諸門如此而已故倉法未行如此既行之後亦如此偶以本門有稅長連紙者其額每一工統錢五十足攔頭輩以為務例每一千收千五百張稅錢自取條貫遍檢無此條取則例檢之又無以其無條例遂不敢行抵令依修每一千張收錢五十足不知舊時紙在院稅時尽於稅院左右貨賣諸處紙鋪盡往彼收買及於諸門收稅則客人就便盡得貨賣紙鋪有姓劉者舊時稅院前賣紙主人也以不得賣紙遂以此告本門不合只將姓丁人紙輩各禁繫五六日科斷近日有承泰門以大商火下有些少物在門收稅簿有饒

者自九月二十七日禁繫至今未經了絕則請門並無一文敢
擅行饒潤是見之無不收收之無不盡惡在其爲寬恤哉今試
言壞法之歟且如木炭未行石法時每馱稅錢十五文今收三
十五文香附子每擔收錢十五文今一擔稅錢四十文黃蘗中
楣席一領只賣一百文以下錢本額稅錢二十文舊爲如此每
五領收一領豈敢復饒其餘應重如此之物不可勝數又市利
錢舊系務納者所收不及十文亦收十文則是半斤絲只稅四
文却收市利錢八文他皆類此天寒氣凜旦晚遇有貧窮者忍
櫓得些少如此等物或時只據在身所有錢數便與收納今者
盡收不免勤令脫衫弊袴以質當於人以納稅錢人又不肯解
典之者徃徃嗟泣歎誠有所不忍視者某每每爲出稅錢放
令前去嗚呼爲民父母而使如此惡在其爲民父母哉此又聖
君冕旒之下賢相聰明之前貪暴之吏敗壞良法之明驗以夫
冕旒之下聰明之前便有如此事安知四城門之外九州四海

之遠其無剝衣解襦質妻賣子而咨嗟涕洟使人有不忍視者
哉今湖北用兵自去年供運至今不休不知其費用幾許千億
而鳩聚三五萬人以攻二三千之溪蠻果犯義不順以吾中國之仁義王
兵者哉夫以二三千之溪蠻果犯義不順以吾中國之仁義王
上之明聖宗廟社稷之神靈誠得一忠義醇厚之良將不過率
三五百敢死之士人持外畔之根操挺以臨之則區區之蠻可
在掌握誅其一不義首領而餘黨相率請吏於天子矣今其般
渾天休以聚人無窮數調湖曲數州之民使之不聊生不知果
有大於此者又將如何想其妄心只欲勒功勳鼎略庶羞報愧
耻之色宜其非議怨謗道路嗷歎無位實貪諂之吏壞之如此
不可不思念也今歲蝗旱深冬無雨雪亦怨嗟之氣結聚而爲
此先生誠得一腹心之人以其所存如先生二者使之取天
下貧窮凍餒實無可出助役錢者削其籍與夫稍能自足而不
願膏苗而官司強與之者叱而去之府司舊非條行而出錢者

一列放免商稅務如有透漏商旅只得一日内斷遣不得非理
寄禁如事有會問交加亦不得出三日日出三日重其罰其餘諸
司亦有如此可立便斷遣者如之而今諸門所饒放稅錢實貧
困非人商賈有勢之家所饒不及五十文以上者不得於商稅
院收稅錢收稅之限不及一百者與免市利錢此何患法不久
行行之民不得利甚幸非足以知天人之際以夫詩書所道如
此固足使夫和氣充塞時和歲稔甘露瑞雪時降矣書曰亦惟
德用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誠以天子之德無小
一人有德而萬邦賴其慶矣天子之不德無大一人向隅而泣
則天子之德有所損損而不已則有墜宗之事矣天下之慶在
天子天子之舉在先生豈有聞此而不動心哉伏惟俯賜聽察
則萬姓幸甚

新刊 國朝二百名家賢文粹卷第八十

新刊 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八十一

書

上宰相書四

上富丞相書

東坡先生

執聞之進說於人者必其人之有間而可入則其說易行戰國之人貪天下之士因其貪而說之危國之人懼天下之士因其懼而說之是故其說易行古之人一說而合至有立談之間而取公相者未嘗不始於戰國危國何則有間而可入也居今之世而欲進說於明公之前不得其間而求入焉則亦可謂天下之至愚無知者矣地方万里而制於一姓極天下之尊而盡天下之富不可以有加矣而明公爲之宰四夷不作兵甲不試是明公無貪於得而無懼於失也方西戎之熾也狄人乘間以跨吾北中國之大不畏而畏明公之一詞是明公之勇冠於天下也明公居於山東而傾河朔之流人父棄其子夫弃其妻而自歸

文公一

於明公者百餘方明公入而食之旦旦而撫之此百万人者出於溝壑之中而免於烏焉豺狼之患生得以養其父母而祭其祖考死得以使其子孫葬埋祭祀不失其故常是明公之仁及於百世也勇冠於天下而仁及於百世士之生於世如此亦足矣今也處於至足之勢則是明公無復有所羨慕於天下之功名也五帝三代之事百家之書莫不盡讀禮樂刑政之大小兵農財賦之盛衰四海之內地里之遠近山川之險易物土之所宜莫不盡知當世之賢人君子与夫姦偽險詐之徒莫不盡究至於曲季小數茫昧愴恍而不可知者皆備其華而咀其英泛其流而涉其源雖自謂當世之辯不能傲之以其所不知則是明公無復有所畏憚於天下之博季也名爲天下之賢人而實爲天子之宰無貪於得而無懼於失無羨於功名而無畏於博季是其果無間而可入也天下之士果不可以進說也軾也聞之楚左史倚相曰昔衛武公年九十有五猶曰箴儆於國曰

自卿以下至於官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朝夕以交
戒我猶以爲未也而作詩以自戒其詩曰抑抑威儀惟德之隅
夫衛武公惟居於至足而日以爲不足故其沒也謚之曰睿聖
武公嗟夫明公豈以其至足而無間以拒天下之士則士之進
說者亦何必其間之入哉不然軾將誦其所聞而明公試觀之
夫天下之小人所爲奔走輻湊於大人之門而爲之用者何也
大人得其全小人得其偏大人得其全故能兼受而獨制小人
得其偏是以聚而求合於大人之門古之聖人惟其聚天下之
偏而各收其用以爲非偏則莫肯聚也是故不以其全而責其
偏夫惟全者之不可以多有也故天下之偏者惟全之求今以
其全而責其偏夫彼若能全將亦爲我而已矣又何求焉昔者
夫子廉潔而不爲異衆之行勇敢而不爲過物之操孝而不徇
其親忠而不犯其君凡此者是夫子之全也原憲廉而至於貧
公良孺勇而至於聞曾子孝而徇其親子路寔而犯其君凡此

者是數子之偏也夫子居其全而收天下之偏是以若此魏蕤
也若夫明公其亦可謂天下之全矣廉而天下不以其爲介直而
而天下不以其爲許剛健而不爲強敦厚而不爲弱此明公之所
得之於天而天下之所不可望於明公者也明公居其全天下
效其偏其誰曰不可異時士大夫皆喜爲卓越之行而世亦貴
校悍之才自明公執政而朝廷之間習爲中道而務循於規矩
士之矯飾力行爲異者衆必共笑之夫卓越之行非至行也而
有取於世校悍之才非真才也而有用於天下此古之全人所
以坐而收其功也今天下卓越之行校悍之才率不敢至公之
公之門懼以其不純而獲罪於門下軾之不肖竊以爲天下之
未大治兵之未振財之未豐天下之有望於明公而未獲者其
或由此也欤昔范公收天下之士不考其素者苟可用者莫不咸
在雖其狂獩無行之徒亦自效於下風而范公亦窮爲詭特之
操以震之夫范公之取人者是也其自爲者非也伏惟明公以

天下之全而自居去其短而襲其長以收功於無窮軼也西南之
匹夫求斗外之祿而至於京師翰林歐陽公不知其不肖使與於
制舉之末而發其猖狂之論是以輒進說於左右以爲明公必能
容之所進策論五十篇貧不能盡寫而致其半觀其大略幸甚

上曾丞相書

同前

軼聞之將有求於人而其說不誠則難以望其有合矣世之奇
特之士其處也莫不爲異衆之行而其出也莫不爲怪詭之詞
此物引類以搖撼當世理不可化則欲以勢劫之將以術售其
身古之君子有韓子者其爲說曰王公大人不可以無貧賤之
士居其下風而推其後大其聲名而久其傳雖其貴賤之閑絕
而其相頌之急不啻若左右手嗚呼果其用是說也則夫世之
君子所爲老死而不遇者無足怪矣今夫扣之者急則應之者
疑其詞夸則其實必有所不副今吾以爲王公大人不可以一
日而無吾也被將退而考其實則亦無乃未至於此邪昔者漢

文粹八十一

三

高未嘗畫儒而不失爲明君衛霍未嘗薦士而不失爲賢公卿
吾將以吾之說而彼將以彼之說彼是相排而不得其歡心故
貴賤之間終不可以合而道終不可以行何者其扣之急而其
詞夸也鬻千金之璧者不出於肆而願觀者塞其門觀者歎息
而主人無言焉非不能言知言之無加也今也不幸而坐於五
達之衢又啾啾焉自以爲希世之珍過者不顧執其裾而強
觀之則其所鬻者可知矣王公大人其無意於天下後世者亦
安以求爲也苟其不然則士之過於其前而有動於其目者彼
將褰裳疾行而樓取之故凡皇皇汲汲者舉非吾事也昔者竇
聞明公之風矣以大臣之子孫而取天下之高第才足以過人
而自視矧然常若不足安於小官而樂於恬淡方其在太季之
中衣繒飯糗若將終身至於德發而不可掩名高而不可抑貴
爲天子之少宰而其自視不加於其舊之錙銖其度量宏達至
於如此此其尤不可以夸詞而急扣者也軼不佞自爲季至今

十有五年以爲凡學之難者難於無私無私之難者難於通萬物之理故不通乎萬物之理雖欲無私不可得也已好則好之已惡則惡之以是自信則惑也是故幽居默處而觀萬物之變盡其自然之理而斷之於中其所不然者雖古之所謂賢人之說有所不取雖以此自信而亦以此自知其不悅於世也故其言語文章未嘗輒至於公相之門今也天子舉直諫之士而兩制過聽謬以其名聞竊以爲與於此者皆有求於吾君吾相者也故亦有獻其文凡十篇而書爲之先惟所裁擇幸甚

上文路公論推鹽書

同前

留守侍中執事當今天下勲德俱高爲主上所倚信望實兼隆爲士民所責望受恩三世宜與社稷同憂皆無如明公者今雖在外事有關於安危而非職之所憂者猶當盡力爭之而況其事關本職而憂及生民者乎竊意明公必已言之而人不知若猶未也則願效其愚願者三司使章惇建言乞推河北京東鹽

朝廷遣使按視召周革入覲已有成議矣惇之言曰河北而陝西皆爲邊防而河北獨不推鹽此祖宗一時之謀恩也軾以爲陝西之鹽與京東河北不同解池廣袤不過數十里既不可捐以予民而官亦易以籠取青鹽至自虜中有可禁止之道然猶法存而實不行城門之外公食青鹽今東北循海皆鹽也其欲籠而取之正與淮南兩浙無異軾在餘杭時見兩浙之民以犯盜得罪者一歲至万七千人而莫能止蓋民以兵仗護送吏士不敢近者常以數百人爲輩特不爲他盜故上下通知而不以聞耳東北之人悍於淮浙遠甚正居推剽之藪常甲於他路一旦推鹽則其禍未易以一二數也由此觀之祖宗以來獨不推河北蓋者正事之適宜耳何名爲誤哉且推鹽雖有故事然要以爲非王政也陝西淮浙既未能罷又欲使京東河北隨之此猶患風痺人曰吾左臂既病矣右臂河爲獨完則以酒色之之可乎今議者曰吾之法與淮浙不同淮浙之民所以不免於

私販而竈戶所以不免於私賣者以官之買價賤而賣價貴耳
今吾賤買而賤賣借如每斤官以三錢得之則以四錢出之益
商私買於竈戶利其賤耳賤不能減三錢竈戶均為得三錢也
寧以予官乎將以予私商而犯法乎此必不犯之道也此無異
於兒童之見東海皆益也苟民力之所及未有捨而不煎煎而
不賣者也而近歲官錢常若窘迫遇其急時百用橫生以有限
之錢買無窮之益竈戶有朝夕薪米之憂而官錢在暮月之後
則其利必歸於私販無疑也食之於鹽非若飢之於五穀也五
穀之乏至於節口并日而况鹽乎故私販法重而官鹽貴則民
之貧而懦者或不食鹽往在浙中見山谷之人有數月食無鹽
者今將推之東北之俗必不如往日之嗜鹹也而望官課之不
虧疎矣且淮浙官鹽本輕而利重雖有積滯官未病也今以三
錢為本一錢為相自祿吏購賞修築教庾之外所獲無幾矣一
有積滯不行官之所喪可勝計哉失民而得財明者不為况民

財兩失者乎且禍莫大於作始作俑之漸至於用人今兩路未
有鹽禁也故變之難遣使會議經年而未果自古作事欲速而
不取眾議未有如今日者也然猶持久如此以明作始之難也
今既已推之矣則他日國用不足添價貴責有司以為熟事行
半紙文書而決矣且明公能必其不添乎非獨明公不能也今
之執政能自必乎苟不可必則兩路之禍自今日始夫東北之
蠶衣被天下蠶不可無鹽而議者輕欲奪之是病天下也明公
可不深哀而速救之歟或者以為朝廷既有成議矣雖爭之必
不從竊以為不然乃者手實造簿方赫然行法之際軼嘗論其
不可以告今太原韓公公時在政府莫之行也而手實卒罷民
賴以少安凡今執政所欲必行者青苗助役市易保甲而已其
他猶可以庶幾万一或者又以為明公將老矣若猶有所爭則
其請老也難此又軼之所不識也使明公之言幸而聽屈已少
留以全兩路之民何所不可不幸而不聽是議不中意其於

也尤易矣願少留意軾一郡守也猶以為職之所當憂而冒聞於左右明公其得已乎干瀆威重俯伏待罪而已

黃州上文路公書

軾再拜孟夏漸熱恭惟留守太尉執事台候方福承以元功正位兵符備物典冊首冠三公雖曾孫之遇絕口不言而金滕之書因事自顯真古今之異事聖朝之光華也有自京師來轉示所賜書教一通行草爛然使破甑敝帚復增九鼎之重軾始得罪倉皇出獄死生未分六親不相保然私心所念不暇及也但顧平生所存名義至重不知今日所犯為已見絕於聖賢不得復為君子乎抑雖有罪不可赦而猶可改也伏念五六月至于旬時終莫能決輒復強顏忍耻飾鄙陋之詞道疇昔之眷以卜於左右遽辱遠答恩禮有加豈非察其無他而恕其不及亦如聖天子所以貸而不殺之意乎伏讀洒然知其不肖之耻未死之間猶可以洗濯磨治復入於道德之場追申從而謝子產也

文公一

六

軾始就逮赴獄有一子稍長徒步相隨其餘守舍皆婦女幼稚至宿州御史符下就家取文書州郡望風遺吏蒞卒圍船搜取老幼幾怖死既去婦女恚罵曰是好著書書成何所得而怖我如此悉取燒之比事定重復尋理十二其七八矣到黃州無所用心輒復置思於易論語端居深念若有所得遂因先子之季作易傳九卷又自以意作論語說五卷窮苦多難壽命不可期恐此書一旦復淪沒不傳意欲寫數本留人間念新以文字得罪人必以為凶衰不祥之書莫肯收藏又自非一代偉人不足託以必傳者莫若獻之明公而易傳文多未有力裝寫獨致論語說五卷公退閑暇一為讀之就使無取亦足見其窮不忘道老而能學也軾在徐州時見諸郡盜賊為患而察其人多凶俠不遜因之以饑饉恐其憂不止於竊攘剽殺也輒草具其事上之會有旨移湖州而止家所藏書既多亡軾而此書本以為故書糊籠篋獨得不燒籠破見之不覺惘然如夢中事輒錄其本以

獻軼廢逐至此豈敢復言天下事但惜此事相有益於世既不復施行猶欲公知之此則宿昔之心掃除未盡者也公一讀訖即燒之而已黃州食物賤風土稍可安既未得去亦無所歸必老於此拜見無期臨帑於邑惟冀以時爲國自重

上昭文富丞相書

鎮濱先生

轍西蜀之人行年二十有二幸得天子一命之爵飢寒窮困之憂不至於心其身又無一役勞苦之患其所任職不過簿書果塩之間而且未獲從事以得自盡方其閑居不勝思慮之多不忍自弃以爲天子寬惠與天下無所忌諱而轍不於其強壯閑暇之時早有所發明以自致其志而復何事恭惟天子設制策之科以待天下豪俊魁壘之人是以轍不自量而自向於此蓋天之事自三王以來以至於今世其所論述亦已略備矣而猶有所不釋於心夫古之帝王豈必多才而自爲之爲之有要而居之有道是故以漢高皇帝之恢廓慢易而足以吞項

氏之強漢文皇帝之寬厚長者而足以服天下之姦詐何者任人而人爲之用也是以不勞而成功至於武帝材力有餘聰明睿智過於高文然而施之天下時有所折而不遂何者不委之人而自爲用也由此觀之則夫天子之貴亦在任人而已竊惟當今天下之人其所謂有才而可大用者非明公而誰推之公卿之間而最爲有功列之士民之上而最爲有德播之夷狄之域而最爲有勇是三者亦非明公而誰而明公實爲宰相則吾君之所以爲君之事蓋已畢矣古之聖人高拱無爲而望夫百世之後以爲明主賢君者蓋亦如是而可也然而天下之未治則果誰邪下而求之郡縣之吏則曰非我能上而求之朝廷百官則曰非我責明公之立於此也其又將何辭嗟夫蓋亦嘗有以秦越人之事說明公者歟昔者秦越人以鑿聞天下天下之人皆以越人爲命越人不在則有病而死者莫不自以爲吾病之非真病而死之非真死也它日有病者焉遇越人而屬之曰

吾捐身以予子子自為子之才治之而無為我治之也越人曰
嗟夫難哉夫子之病雖不至於死而難以愈急治之則傷子之
四支而緩治之則勞苦而不肯去吾非不能去也而畏是二者
夫傷子之四支而後可以除子之病則天下以我為不工而病
之不去則天下以我為非醫此二者所以交戰於吾心而不釋
也既而見其人其人曰夫子則知醫之醫而未知非醫之醫歟
今夫非醫之醫者有所冒行而不顧是以能應變於死窮今子
守法密微而用意於方全者則是子猶知醫之醫而已天下之
事急之則變緩之則得而過緩則無及孔子曰道之難行也我
知之矣知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夫天下患於不知而又有知
而過之者則是道之果難行也昔者世之賢人患夫世之愛其
爵祿而不忍以其身嘗誠於艱難也故其上之人奮不顧身以
搏天下之公利而忘其私在下者亦不敢自愛叫號紛訟以攻
訐其上之短是二者可謂賢於天下之士矣而猶未免為不知

何者不知自安其身之為安天下之人自重其菽之為重君子
之勢而輕用之於尋常之事則是猶匹夫之亮耳伏自明公執
政於今五年天下不聞慷慨激烈之名而日聞敦厚之聲意者
明公其知之矣而猶有越人之病也輒讀三國志嘗見曹公與
袁紹相持久而不決以問賈詡詡曰公明勝紹勇勝紹用機勝
紹紹兵百倍於公公畫地而與之相守半年而紹不得戰則公
之勝形已可見矣而又不決意者願方全之過耳夫事有不同
而其意相似今天下之所以仰首而望明公者豈亦此之故歟
明公其略思其說當有以解天下之望者不宣輒再拜

代上時相書

廣陵先生

夫天下有三言其上者以道言其次以志言其下以窮言夫以
道言者用以有為者也以志言者不得其有為者也以窮言者
有逢而不自得者也假窮而无逢与有逢而无足想語者皆不
言也故不得於道則言志志猶有為也窮則何所謂耶不得于

身而已尔是故古之昌明之朝甚盛之際明君在上賢宰相擁
以輔之故其用人之詳得士之急日招延而望來吏推挽以惡
去故天下之士無有以志言者謂其口能輸心舌以播慮故在
上者虛耳而側聽為下者披腹以露藏如是則天下之士
恨自用之不足何暇畜以為志耶志猶且無言又况其窮者哉
其無可知已伏惟昭文相公閣下昔嘗柄天下以自任矣未幾
而去去未幾而天子思太平知所由來則復在相公則公之所
以任于天下者甚重而天下之所以待相公而任者亦不輕也
所宜回唐虞於已歸赫禹稷於既晦則將見天下之士口為腹
竭而後無以志言則窮者又可忽耶嘗聞古者至治之世民有
幼而無父謂之孤老而無子謂之獨孤獨之民謂之窮而無告
而無為者莫不先之夫有子而無以為養而無何殊有親而無
以為孝而無何異苟如是若某者亦宜仁人之所念也又况適
逢大有為之時而家世於門下復有一日之推者耶則今日之
言雖寔以窮來而今日之賜亦仁人大有為閔窮恤故之資也
于冒台嚴恐悚待罪不宣某再拜

卷八十一

九

上杜相書

南豐先生

某聞夫為宰相者以已之材為天下用則為天下用而不足以
天下之材為天下用則用天下而有餘古之稱良宰相者不異
焉知此而已矣舜嘗為宰相者稱其功則曰奉八元八凱稱其
德則曰無為者其舜也欤卒之為宰相無而舜為比也則宰相
之弊其亦可知也已或曰舜大聖人也或曰舜遠矣不可尚也
請言近之可言者莫若漢而唐漢之相曰陳平對文帝曰陛下
即問決獄責任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對周勃曰且陛下問長
安盜賊數又可強對耶問干之所以為宰相者則曰使卿大夫
各得任其職也觀平之所自任者如此而漢之治莫盛於平為
相時則其所守者可謂當矣降而至於唐唐之相曰房杜嘗為
杜之時所尚共事則長孫無忌岑文本王諫薛則鄭公王綽

綱維則戴胃劉洎持憲法則張素孫伏伽用兵征戰則李勣李靖長民守土則李亮其餘為卿大夫各任其事馬周溫彦博杜正倫張行成李綱虞世南褚遂良之徒不可勝矣夫諫其君與正綱維持法憲用兵征伐長民守土皆天下之大務也而盡付之人又與人共宰相之任又有他卿大夫各任其事則房杜者何為者耶考於其傳不過曰聞人有善若已有之不以求備取人不以已長隔物隨能收叙不格卑賤而已卒之稱良宰相者必先此二人然則著於近者宰相之躰其亦可知也唐以降天下未嘗無宰相也稱宰相者不過有一二大節可道語而已能以天下之材為天下用真知宰相躰者其誰哉數歲之前閣下為宰相當是時人主方急於致天下之治而當世之士豪傑魁壘者相繼而進雜選於朝雖然邪者惡之庸者忌之亦甚矣獨閣下奮然自信樂海內之善人用於世爭出其力以唱而助之惟恐失其所自立使豪傑者皆若素繇門下以出於是與之佐

人主立州學為累日之格以勵學者課農桑以損益之數為吏陞絀之法重名教以矯褻弊之俗變苟且以起百官眾職之情革任子之濫明賞罰之信一切欲整齊法度以立天下之式而庶幾三代之事雖然紛然而疑且排且譏者亦眾矣閣下復毅然堅金石之斷周旋上下扶持樹植欲使其有成也及不合矣則引身而退與之俱否嗚呼能以天下之材為天下用真知宰相躰者非閣下其誰哉使克其所樹立功德可勝道哉雖其不克其志豈愧於二帝三代漢唐之為宰相者哉若某者誠鄙且賤然嘗從事於書而得聞古聖賢之道每觀今賢傑之士角立並出與三代漢唐相侔則未嘗不嘆其盛也觀閣下與之反復議而更張庶事之意知後有聖人作救萬世之弊不易此矣則未嘗不愛其明也觀其不合而散逐消蔽則未嘗不恨其道之難行也以嘆其盛愛其明恨其道之難行之心豈須臾忘其人哉地之相去也千里世之相後也千載尚慕而欲見之况同其

時過其門墻之下也欤過閣下之門又當閣下釋衣冕而闕
于名路利者所趨之日故敢道其所以然而并書雜文一篇以
為進拜之資蒙賜之一見焉則其願得矣意賢閣下之心非係
於見否也而復汲汲如是者蓋其欣慕之至而已

上宰相書 為人作

劉編脩

謹再拜上書某官閣下某聞古今之論者曰善為國者無使
賢者能者帥職就列而不敢伏斯至治已善為仕者無使國
家求與之共事而後出焉斯善士已書曰克明俊德道賢傑之
在位也易泰之象曰上下交而其志通也道上之所以接下也
然是二者有說焉世固不疑賢能之可以興治而謂仕者待上
求與之共事而後出焉不亦越乎夫古今異宜亦豈嘗謂若成
湯之於伊尹魯侯之於周豐而後謂之求之哉彼踈遠窮賤之
士介特自守無望於朝廷而爵命有以及之斯豈非求之之效歟
夫識度有高厚智略有廣狹誠使以德幸者不奪其職以材用

文平一

十一

者不逾其分則山林枯槁之士幸欣欣然繼踵而至矣又况其道
者乎伏惟某官閣下以全德靜度寅亮王室謨明輔和清靜緝
熙功業日新而無比仁化風動而弥遠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可
謂至治之極矣某也踈遠窮賤之士也無左右之介未嘗得至
于門下仲尼曰邦有道貧且賤焉耻也竊自念勤身苦志從事
於幸幸不後於眾人不見弃於朋友儻可與重昏庸踈之倫長
甘負賤之耻乎古人有言曰百發一不中不可謂之善射射未
藝也固以全之為美今雖賢傑群萃而踈遠窮賤有遺而不省
者將非百中之美乎伏惟閣下念之傳曰言以足志不言誰知
其志虞夏曰賦納以言仲尼曰不知言無以知人也誠謂閣下
必以言而知人故敢冒進其說焉伏惟閣下亮之莊周之書曰
遂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恭煩使之而觀其能卒然問
焉而觀其知急而之期而觀其信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古之君
子其察人如此之祥也某也不肖惟閣下所以命之于冒尊

上范丞相治躬書

賈節先生

相公之去蜀劍山草木春風兩紀矣江山遺愛之國猶能想記其地乎大江之南榮為東蜀之西邦某生於榮挾書山中私有所念以謂自信之士方其慕古人於千載之上擊節而嘆恨不即見之也天生豪傑幸而同時有及見之喜當其彼貴此賤反自疑而不進何也豈非慮其驕不下士尚何得吐肯中之奇耶吾竄卷而懷之有足樂者嗚呼此士自絕之過而貴賤之由是不相通也其猶隘之既而自謂曰公卿必有負道者焉當以道而求道之未至也某當以進之道之儻可致也然後出求當世之賢人之傑有如范公者曷往見之此心固有待也雖然李也李未及成弗獲伸見賢人之拜掃迹劍外聲譽之不相聞俯不知其身之微賤而以事迫於外欲奉千里之書輒開肯腹以告可乎其又自謀於心曰言之無害也以平生獨慕之誠此心已

文八十一

十一

有許於范公矣范公固未知之而吾之心終不可負也事可緩見而言事不可緩未見而言其實一也山林之士既不當與言權貴之門又不敢與言誠以相公直道扶王家則某之言之為不妄伏惟明公清燕優閑之際姑聽其語可乎某功仰天子明聖前日以巨僚之章不得已降執事者一官而未閑之封數叩天關何其欲去之堅也切意大君子之心欲持明哲易退之德以為身謀則善矣然非公白之宜也伏惟相公異乎疎遠之臣當與宋同其休戚偶天子有為之際獨不念朝廷乎殆非切去就之時也何則大臣去就系天下之安危身雖宜保而禍不可以苟免也君將弃我乎雖豫為退藏之計刻章日上竟無益於全身使天下有平治之意自知捨我其誰君始不吾信臣當受黜而不辭其復然吾言也仲尼曰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以是仲尼教人使不枉道以強活而不教人遷絕於君也劍向屢黜而言不已陳蕃屢退而不忍去者彼豈苟然而已哉公之天下

皆曰吾君不忘吾范公銳然獨斷不惑群議殆將復用之也神聖有爲方求適治之路而吾范公救蔡丞相確辯蘇尚書中立不倚之誠確乎不拔如立千尺之表揭善惡之收天子信焉使偃息近鎮復將聽其言而判異議之疑也而吾范公之心亦知天子之明聖可與至堯舜之域可與邁成康之軌可與辨君子而察小人可與休國而益民相有待而然也天下之人同爲此言者何也彼其傾耳而聽虚心而俟者亦知聖意之未忘不欲相公自絕於君故也相公偶此之際遽然求去豈所以系朝廷蒼生之望乎噫是何求去之速也姑少留于侯藩察聖意之終始假之數年然後勇退寧爲晚耶其能言之惟大賢則能聽之苟以爲狂爲愚而弗從之復將誦文正公之遺烈以告子下執事夫嘗其父以悅其子必求其聽己又將以爲諂乎亦非其之忍爲也某聞長者道盛德之言曰吾當先天下之憂而憂使文正公獲當今日則愛君爲國之心其憂宜如之何也誦其言

思其人而不得見則將議其勲以攷其行己之大方切以謂文正公過唐裴度遠矣當度之時天下望之爲輕重而文宗亦未辨牛李之是非惟念度之不衰也而其晚節之計皆出於自安無經濟意使時君復誰望耶文正公則不然始方貶黜而明黨之論遂起其後稍徙潤州時造謗者復枉以事上亟命置之嶺南當時之士凜然寒心矣自非我公不敢自絕於君何能悟主主如此使今日之盛聖子神孫益隆太平者皆賴仁祖聖明速回日月之光深照忠義之賜也今主上聖德日躋慨然願治相公於斯時其憂國之心當任文正公之責而後可也主上恩禮兼隆可謂至矣相公自視孰尚仁宗之於文正乎是知往日君臣之間猶踈於今也文正以孤生進不敢忘君如彼相公以世德承大恩乞身堅去如此是豈有識之士所望於門下之意耶伏惟相公嘆思而俯諾焉無以一己之心爲進退而以天下之心爲進退聖君難逢勉濟大業不宣

再上范丞相論事書

司前

去年相公鎮賴昌時有蜀布衣万里獻書者即某也其閉言美
度晚計浮沉有愧文正公終始之節仰以勸執事者毋遽求去
如文正不敢忘君焉方虞鄙賤之書獲沾耳目之罪可引部吏
傳諫草見相公奮言呂丞相等非獨慶明天子之有忠臣相公
父子万世公議遠過裴度一等抑又喜某之言似有合於大君
子之心姑嘗聽其說也天下幸甚雖然天下之論竊亦有所議
曰我天子方其即位之初起執事以政而執事落落元祐間未
必合也今日之章何苦自陷於黨人耶又曰論者議元祐之政
非是則執事與諸公一躰之人也今日之章何強藉以自明耶
某再拜回避謹昌言而告之曰聖天子在上臣下盡忠報國誰
肯爲朋黨相公知事君報國亦不知所以爲朋黨是二說皆非
也某嘗觀歐公永叔言杜韓富三公子者於文正公同心之人
也爲國議事未必相從公言不私至於廷諍平居暇日則更相

稱譽不暇彼無心於朋黨也爲明天子故也尹公師魯於文正
公師友也方其上書自陳力乞同貶時亦豈有心於朋黨也爲
明天子故也切意相公自處於中固亦如是誠於事主豈嘗用
意於其間哉是二說者皆妄人耳伏惟相公執德不回無所偏
附今日之章不特破議者之疑某抑又爲吾君賀也何以言之
相公雅意本朝豈特爲諸公而設耶將以立公議而爲法和朝
廷而爲人某之申賀者此也獨不見蕭規曹隨之事乎蕭必舉
曹而曹不變蕭之法殆非更爲彼我者也熙寧元祐之法度均
法度也朝廷方以繼志爲孝隨時因革審其是而已人惟無心
則信手所取無適而不快切意相公立公議而爲法殆爲此也
又不見牛李之事乎縉紳之禍四十餘年而不解非朝廷禍也
元豐元祐之人均臣子也別而用之辨其邪正而已天下未嘗
無才求之惟恐不及用之惟恐不盡別爲兩黨十取其五豈不
惜哉天下固有端方敢言之士然量而後入者事君之義也苟

非天子渙然水釋示以不疑則安能自竭乎切意相公和朝廷而為人殆為此也相公以中和之德行正直之言我天子如天地日月兼容而溥照之行將信執事之言孟子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謂吾君不能謂之賊敢以為左右獻相望万里恨不即見君子愛德之至感激不能盡言不宣

新刊 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八十一



